

歷史空間

文人救美美人

劉誠龍

馬湘蘭非湘蘭，本名馬守真，俗名俗得徹底，叫月嬌。以姿去選美去選國際小姐或去參加模特大賽，未必能勝出，其姿色僅是中常，「姿首如常人」；然若按李漁評美的最高標準——態字，來評花榜，那湘蘭莫說當魁，定然進入前三，「神情開滌，濯濯如春柳早鶯，吐詞流盼，巧伺人意，見之者無不人人自失也。」舌綻蓮花，顧盼生輝，坐態行態，愛煞人了；據說五十開外了，還有少年郎將湘蘭作二八嬌娘，持999朵玫瑰，幽蘭館門前跪半腿，淚花表白求婚，可見湘蘭之態，何樣撩人；而湘蘭女人態字之外，文化素養勝選美冠軍多多，論畫，其著有《蘭花冊頁》；論文，其著有《湘蘭子集》；唱歌跳舞不必說了，她吃的就是歌舞飯；尤善畫蘭，月嬌轉名湘蘭，源自她蘭花畫得出色，「以善畫蘭，故湘蘭之名獨著。」

古今男女都有悲，男人往往是天生我才而運窮，女人也大多天生意而命苦，才子佳人常常惺惺惜惺，原因就在這裡。馬湘蘭命苦，潘金蓮一朵鮮花插在一副牛糞上，馬湘蘭卻是插在一堆牛糞上，落生於紅粉金陵城市，而墮於秦淮脂粉河畔，跳勁舞，彈慢歌，亂把青春賭明天。寡婦門前是非多，青樓門前麻煩更多，有爭風的，有吃醋的，輕薄少年爛仔晃蕩眼前，青樓女子買回來的哭比賣出去的笑，更多；更加上官府有時要掃黃打非，雖然掃黃打非是假動作，但借風化名義要罰款要上稅，那是得真金白銀的，風化的棍子舞得輕，整風的銀子卻索得重。馬湘蘭就碰到了這種事：「祠郎有墨者，以微譴逮捕之，攫金半千，未厭。」不知這位郎官是孟浪街少，而是文化衙官，估計是後者可能性大，他動不動就罰款嘛，只有衙門吏員才有罰款權；這郎官心黑墨黑，從湘蘭那裡取了歡笑去，還要取銀子兜袋子，罰了五百金，可養後半生了，還是不滿足，非得上千金，擬從湘蘭那裡掙三輩子錢。湘蘭已是傾囊，又從閨室姐妹告貸，也湊不起巨額罰款，那郎官手鐐揮得呼呼叫，一日要催三兩次，「捕愈急」，次次都是丟話：罰款湊齊了不；湊不上，手鐐是不認人的。

王稚登買舟秦淮河畔，獨上湘蘭青樓，恰好碰到這檔事，王哥所見蘭妹，不是山含情水含笑，而是梨花帶雨，水袖揩淚眼。官過也，正傷心，這次第，怎一個愁字了得？王稚登記敘當時情景是：「餘適過其家，姬被發徒跣，目哭皆腫。」披頭散髮的，眼睛都腫得桃子大，叫人好不憐惜。王稚登是大文人，其時名播金陵，「名滿吳會間，妙於書及篆、隸。閩粵之人過吳門者，雖買胡窮子，必踴門求一見，乞其片繖尺素然後去。」老闆要雅賄官員，官員要搞藝術收藏，都登王哥門，求得一尺字畫去。恰好有位禦史，向王哥索取雅賄，王哥不答應的，但見了蘭妹苦楚，也就搞了一次權藝交易，王哥畫畫給御史，御史發話救蘭妹。交易成功了，郎官以紀律檢查之風紀來紀檢湘蘭，紀律檢查以風紀來紀檢郎官，一物吃一物，一物降一物。「會西台御史索餘八分書，請為居間，獲免。」湘蘭沒事了。

英雄身救美人，美人許身英雄，這不單是英雄劇本，也是生活藍本的；雖在古代，文人一直自謙為弱勢群體，但老實說，文人是除了官人之外，屬第二強勢人，而且官人前身是文人，文人是準官人，嫁了文人等於是嫁了官人，故而文人都愛嫁文人；不要文人來救美，美人都心切切要嫁文人，何況文人來救了美呢？在馬湘蘭看來，王哥既是文人又是英雄，芳心驛動，那是肯定的。王哥出力救湘蘭於水火，湘蘭也就火辣辣地表白了，不望做正房，願做偏室，不能做夫人，但願做如夫人：「姬歎王家郎有心人

哉，欲委身於我。」王哥後背恰好有跳蚤啥的爬過，癢得不得了，「姬念我無人爬背，意良厚。」蘭伸出纖纖玉手，替王哥抓癢，解了癢，解了癢，然後寬衣解帶做夫人如夫人，是順理成章的事了。

美人磨墨，美人抓癢，這等生活雖神仙而不易。而這王哥，卻是謝絕了。王哥給出的理由是，他不是商人救美，他救湘蘭，沒有商業性交易的意思。大學生交不起學費，或者家遭父母大病等等變故，商人出錢拯救水火，然後叫痛苦女生給商人做快樂女生，這是商業性交易。王稚登說，這等商業救美，他不幹：「脫人之厄，而因以為利，去厄之者幾何。古押衙而在，匕首不陷胸膺。」他說他要搞商業性救苦救難，古之道德法官是要來刺他心房的。

王稚登這話真高義，文人對美人，有這股俠氣的罕有其匹。卻也有另外解讀，說王稚登嫌棄湘蘭身份，有風度地給閃躲了。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，有情人終沒成眷屬，讓人無限唏噓。

若是紅袖添香，纖手們癢，那是何等快樂事？王稚登可能是追求另外一種幸福吧，他想要過的是一種遠方的牽掛。紅顏知己若做了圍裙婦女，終日鍋盤碗碟，磕磕碰碰，有甚浪漫可言？倒不如天各一方，不時上線，聊QQ，發微博，千里之外送短信。王哥與蘭妹，自此三十年，沒做夫妻，卻做了哥妹，情意婉轉，勝卻人間關係無數。

湘蘭自王稚登一語婉拒，再也沒提出許身之求，而許心更其真切了。她不再稱呼王稚登為客官，也不稱其為兄，而是徑直喊哥。兄與客官，動人心情何啻萬里？而即使是同義詞的兄與哥，動人幽微處是大不同的。稱兄，讓你升騰起意的一種長者責任；喊哥，心裡微微醉，麻麻酥，應聲酥軟如過電。湘蘭稱王稚登，此後都是哥，或是登哥，或是二哥，而短信或QQ上，落名是嬌妹，或是病妹，或是薄命妹，單是這稱呼，就醉煞人了。這是圍裙婦女沒得那心撒情綿綿嬌嬌的。

湘蘭確是如此做了王稚登的遠方牽掛人。常在王稚登或是夜半挑燈讀書時，那頭蘭妹發來微博，先喊一聲哥，再「手捧手書，恨不得插翅與君一面」；或是王稚登呼朋喚友登山涉水，那頭蘭妹發來短信，先喊一聲二哥，再是「遙想風神，望之若渴，心事萬種，筆不能盡」；或是王稚登趕赴飯局局局猜拳鬥酒，那頭蘭妹打來電話，先喊一聲登哥，再是「玉體千萬珍攝，勿為應酬之勞致傷元神也。」春轉夏，夏轉秋，秋冬易節，那頭蘭妹都要送來暖心話，句式往往是：千萬千萬，深謝深謝，奈何奈何……「天暑，千萬珍調，毋致傷元神，至囑至囑。」

三十年來，馬湘蘭都是這麼文字送春香，不但給其織暖心話，而不時給他織暖心衣，「外香帳一方，鴛鴦袋一枚，香袋一枚，牙杖一對，粗扇一柄奉用」，這都是在月半圓月西斜時節，一針一線給織就的。文人王稚登救了一次美人馬湘蘭，美人馬湘蘭綿綿給了他三十年美的生活。王稚登七十大壽，馬湘蘭組織了一個文工團，都是美女嬌娥，給他做壽，「萬曆三十二年，稚登年七十，守真擇舟攜幼婦十、五、五等，自金陵至吳門，萬飛架雲，置酒歌舞為壽，沉淫喧日，燕飲累月，極獻嫵媚，為金閨盛事。」讓王稚登美日子美到極處。

只是美人難再，馬湘蘭這次祝壽之後，不久就病了，在五十六歲恍如三六七歲的時光裡，玉人香消，「燃燈禮佛，沐浴更衣，端坐而逝，年五十七矣。」古朝有佳人，遺世而獨立；今朝有佳人，文人之佳人，已不再；文人與美人結佳話，在商業性社會裡，佳人多多在，佳話已難再了吧。

來鴻

陳根生

母親的芭蕉扇

在扇的家族中，較之摺扇的優雅，絹扇的精緻，竹扇的工巧，蒲扇的清純，簡樸的芭蕉扇是堆放在地攤上的貨色，屬於價廉物美、最大眾化的那種，兩個燒餅換一把。可母親愛用的偏偏就是這芭蕉扇。

在我的記憶裡，母親的芭蕉扇上，不喜歡題甚麼「清風徐來」之類的酸文字。從買回來的第一天起，母親就端出她的針線筐，把扇邊滾一圈布條，是裝飾，讓人看上去整潔、清爽，更是為了經久耐用。母親的女紅一流，用在這種地方太奢侈了。

母親的夏天總是扇不離手。她在合作商店上班，一把芭蕉扇從東街搖到西街，反正縣城就那麼巴掌大的地方，蛇長的路。太陽毒了，扇就攤開遮擋；蒼蠅來了，扇又是刮刮叫的蠅拍。遇到熟人說個話，隨手讓扇子的風直往對方身上送涼快，這時說話也變得舒適起來……

母親的芭蕉扇讓我難以忘懷的地方太多了！她從街上回來給家裡人帶幾個燒餅，扇一翻托着就解決了問題，既避免了燙手，又不致讓餅屑芝麻掉落；摘了一捧藿香、薄荷、佩蘭準備回來泡水喝，攪在手心容易蒸，芭蕉扇又一翻攤在上面，到家時都是綠葉舒展，芳香四溢。記得小時候有一回母親從外面進門，馬上喊起來：「娃兒，看我送你一個甚麼寶貝？」正蹲在地上看螞蟻搬家的我，馬上起身撲過去一看，驚喜不已，原來母親的扇面上上神氣活現地站着一隻渾身碧綠的螳螂！小傢伙昂首相挺，舉着大刀，四面張望，耀武揚威！那時窮人家的孩子哪有甚麼玩具，知了，蚱蜢，紡織娘，蟋蟀，金鈴子……這些小生靈全都是我兒時的好夥伴！也不知母親從哪裡捉來了我最喜歡的這隻碧綠的小夥伴？這不安分的小傢伙這樣聽話地帶回家真是太妙了——此時此刻，母親的芭蕉扇簡直就是一把魔扇了！

最讓我刻骨銘心一輩子的是夏天的晚上。傍晚，太陽烤了一天，父親打水把小天井地面潑了一回，然後端出桌子、長凳吃晚飯。人上桌了，花露水也開飯了，悄無聲息地追着人咬。那時沒甚麼「滅蚊燈」、「滅蚊片」、「驅蚊油」之類，街上賣一種用稻殼、鋸木屑填充長管紙袋做成的蚊帳，價廉物美，風一吹零效果。我們追螢火蟲跑累了，早四仰八叉地在桌上、長凳上躺下來了。「孩子的肉，是蚊子的嫩豆腐！」母親說，她在洗完一家老小的一大盆髒衣服之後，才拿起芭蕉自己扇兩下，然後再東拍一下，西拍一下，為我們驅趕花腳蚊。夜深人靜，涼風習習，正是勞碌一天的人們酣然入睡的好時光，可母親沒有這個福氣，眼睛一睜忙到晚上熄燈的母親，此刻眼睛累得實在睜不開了，打着瞌睡，一會兒一驚醒，馬上拿起扇這個娃兒拍幾下，那個娃兒拍幾下。如此這般，周而復始。有時我一覺醒來，作為排行老大也替母親這兒兒拍幾扇，大妹懂事早也曉得替母親拍幾扇，讓母親稍微多睡一會兒，底下幾個弟妹則個個都睡得跟死豬一般，咕咚，翻身掉在地上嘴裡還在喃喃說夢話。

母親的夏天是和芭蕉扇一起度過的，一把芭蕉扇扇走了一個又一個暑熱天；可母親的夏夜又是最苦的，哪一天不是只能睡個半夜覺？諸葛亮搖毛扇搖的是政治和智慧，母親搖芭蕉扇搖的是母愛和善良！

母親的晚年，家裡電風扇就有好幾種，台扇、吊扇、微風扇，後來又裝了格力空調，徹底顛覆了千百年來夏夜乘涼的習慣，並且把各式各樣的扇子送進了博物館。說實話，我們這裡地處長江出海口，三伏三伏潮濕悶熱，如今沒個空調日子實在難熬，但母親的話又來了：「電不是錢買來的？我們那時夏天沒空調日子還不照樣過？」我說，「過去是過去，現在是現在，現在有空調不用白不用。」「你們呀都被嬌慣了，上班單位空調，下班家裡空調，白天空調，晚上空調，離了空調看你們怎麼活？」等生著病吧，你們哭的日子在後頭哩！」現在看來母親的話不是危言聳聽，倒是很懇切的忠告。

她老人家在享受改革開放成果的同時，夏天仍然喜歡一把芭蕉扇搖呀搖，搖呀搖，搖得我肅然起敬。我知道她倒也不是著意過甚麼低碳生活，十多年前還不興這個理念；我總覺得母親手上芭蕉扇搖曳中有一種東西在閃光，儘管我們未必都像她們那輩人那樣清苦生活，但我仍然向母親身上的一些難能可貴的堅守致敬……

八年前母親以九十高齡遠去了，她留下的那把芭蕉扇成為我們家的一級文物。

仲秋時分，正是江南採菱季節。想起小時候跟着大人乘小船採菱角的情景，一幅水鄉秋日採菱圖，又清晰地浮現在腦海中。

我的故鄉在長江入海口南岸，一個古樸的小村，典型的「水鄉澤國」。周圍處處是縱橫交錯的河流，我們村被一條河流環繞其中，只有村南頭一條小路穿過河通向村外。像江南所有的水鄉一樣，村邊的小河裡長滿了菱。

菱是一年生草本植物，生在小河或池塘中。葉子略呈三角形，綠色葉柄有浮囊。開白花，果實叫菱。菱的形狀像元寶，有兩個尖尖的角度，故俗稱「菱角」。

春天，菱從河底淤泥中發芽，長出綠狀的葉莖，葉片近似蓮，浮在水面上。嫩綠嫩綠的葉面上托着晶瑩剔透的水珠，藤莖和菱葉飄着淡淡的清香，把整個河面裝扮成一個綠色世界。

夏日，菱葉中間會開出花來，一般呈白色，不時散發出宜人的香氣。「綠萍

又是秋日採菱時

生活點滴

朱文興

扶白花，蟬鳴蜻蜓飛。婦女們在河邊小橋上洗衣服，男兒們光着屁股在河裡游泳戲水，一張張笑臉在菱葉間時隱時現，好一幅江村夏日圖。

夏秋之交，菱角開始長成。菱角長在葉潭下，一個葉潭往往長着好幾個菱角。成熟的菱角，外殼不硬，用手輕輕一剝，就能把殼剝掉。小時候沒有零食吃，就盼菱殼長成時，到河邊用竹竿把菱葉翻過來，看到嫩菱就採下來，剝掉嫩殼，把潔白的菱肉送到嘴邊，嚼一口，嫩甜嫩甜的，非常爽口。

採了一個又一個，吃了一口又一口，「嫩刺青蓮肉，甜美流心田」，這是舊時「嫩刺青蓮獨有的享受」。

金秋八月，正是「深紅菱角密覆水」的季節，菱角迅速成熟。成熟的菱角外殼很硬，用手是剝不動的。這時節，村里的婦女們就開始坐着小船去採菱，小船不夠用，就以木盆當船。由於秋日中午的陽光還比較強，採菱一般都在晚飯之前。小船在夕陽餘暉的映照下，游弋



又是秋日採菱時。網上圖片

於菱葉潭間，蝴蝶和蜻蜓在水面上飛來飛去，那一番景象，恰如王安石所描寫的「草頭螢蝶黃花晚，菱角蜻蜓翠蔓深」。

說起來，採菱其實是個很累的活，南宋詩人范成大寫過「採菱辛苦似天刑，刺手朱兒鬼寫書」。由於船小人多，船不易撐穩，在船中央的，夠不着河邊的菱角，而在船邊沿的，窄窄的邊又不好坐，站在船邊彎着腰去採菱又容易翻船，所以只能盤腿坐着，探出身子去採，雙手被菱藤纏繞，被菱葉刺扎，這是很辛苦的。但我們村裡的婦女們都很能吃苦，為了採菱，都不願辛苦勞累。

大概只能再現於我的夢中了。

豆棚閒話

無視新機

李思柱



湯若望 網上圖片

對清王朝失去好幾次發展機會，表示惋惜的人不少。比如清朝入關初期，外國傳教士湯若望頗受皇太后和順治皇帝禮遇，但隨着順治帝病故，湯若望被攻訐，從而使中西文化交流的窗戶剛打開便被關上了。言外之意，倘若清王朝沿着順治的路一直走下去，近代中國就不會落後於西方。其實，這是學者的慨歎，是坐在書齋裡生發的良好願望，也可以說是癡人說夢。那些權力人物哪裡會這樣走路？

順治尊崇湯若望只是一個個案，就像李世民與魏徵君臣建立的關係一樣，世人可以羨慕，也可以稱讚，但那不是可以複製的君臣關係。就順治和湯若望來說，是皇帝本人的個性和湯若望個人的能力造成的良好關係，也是清朝立國初期特殊情勢結出的果實，而不是一種穩固的國策。時過境遷，這種關係便不復存在。李世民推倒魏徵的墓碑，順治一生尊敬湯若望，可惜去世太早，不久湯若望便蒙冤了。

人在政在，人亡政息的治國方式，在我們這塊土地上存在很久了，清朝統治者不僅完整的把這一點繼承下來了，而且還有光大之勢。原因在哪裡？因為這種治國方式所有的人（君、臣、民）都駕輕就熟，能給當權者帶來最大的利益，沒有任何法令，更沒有任何人可以約束皇帝。一層又一層，以此類推，直到草民階層。一茬又一茬的統治者，以此類推，直到辛亥革命。它已經成為土壤，成為一種普遍的政治文化。即使辛亥革命後，袁世凱還是捨棄大總統不做，做了幾十天皇帝。辛亥革命後，人們的民主思想確實發芽了，這事倘若在清之末，袁某人很可能成功，但那時不行，這塊土地上有了民主幼芽。不得已，袁世凱取消了帝制。

袁世凱是個聰明人，為甚麼幹這等醜聞事？曰：利也。這個「利」字，不單指經濟利益，也包括政治方面的。帝制培育的國民是低眉俯首的順民，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統治，使原來的順民又「順」成了奴才，成了奴性十足的順民。最後，民：不管用甚麼方式變成君之後，一如早先的皇帝；臣：不管用甚麼方式變成君之後，更一如早先的皇帝。中國專制社會，過

幾年、幾十年、幾百年就變個皇帝，卻萬變不離其宗。「宗」指甚麼？是不是那個「利」字呢？

沒有高深道德修養的人，抵禦不了這種誘惑，只顧集團利益的人，不會痛擊這種誘惑。順治哪裡有力量抵禦這種鋪天蓋地的誘惑呢？不要說順治，就是他的後代，哪裡有一點抵禦的可能呢？馬基雅維里說，人性的軟弱使民眾難以抵抗腐敗的誘惑，他們不易為共和犧牲，反而更容易被專制權力所網羅，為了一點小恩小惠就成為專制的幫兇。

具體點說，順治確實對湯若望很敬重，尊稱他為「瑪法」（滿語，長者或爺爺）。1653年4月，又詔賜湯若望為「通玄教師」。（康熙時為避諱，改「通微教師」）。順治皇帝對湯若望介紹的西方科學文化知識，感到十分新奇。可以說，湯若望為順治皇帝了解西方打開了一扇小窗。不過，帝制培育的土壤是個創造奇妙事物的場所，順治重用湯若望，別人干涉不了就不加干涉。但事情不算完，順治死後再說。果然，1661年，順治皇帝駕崩，康熙即位。康熙三年（1664年），一個叫楊光先的大臣起訴湯若望，奏拜等四輔臣支持楊光先。

楊光先列舉了湯若望等人的三條大罪：其一是潛謀造反，其二是邪說惑人，其三是廢法荒謬。楊光先認為，在中國傳教的湯若望，有顛覆中國的陰謀，提出：「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，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。」

74歲的湯若望此時已重病在身，肢體癱瘓，言語不清，由作為「同案犯」的比利時籍耶穌會士南懷仁在旁代為申說，根本無法向審判大臣解釋。其實，不老邁就有解釋的機會嗎？即使有機會，解釋又有何用呢？另據有的書籍披露：楊光先在控告湯若望中施賄賂手段，他花費了白銀四十萬兩，賈通了一些人的口。其實不用破費，楊光先必勝——此一時彼一時也。治國策略總是隨皇帝的更替而變化，就是同一個皇帝，也常常前期與後期大不相同。

刑部採信了楊光先的說法，將湯若望等人的罪名定為大逆之罪，並根據刑律擬出處理方案：將湯若望等欽天監官員凌遲處死；相關人員之子斬立決；不及歲之子、妻室、家人、地畝、財物等嚴查入官。四輔臣向孝莊皇太后作了匯報，孝莊皇太后非常不高興，斥責他們說：「湯若望尚為先帝信任，禮待極隆，爾等豈俱忘卻，而欲置之死耶？」

孝莊皇太后這些話救了湯若望，年逾古稀的他被釋放了，回到了宣武門他的教堂裡去養病。康熙五年（1666年）8月15日，湯若望逝於寓所，享年75歲。康熙八年（1669年）9月，湯若望得到徹底昭雪。

簡述湯若望這一階段巨大的人生轉折，是想說，順治重用湯若望不是清朝走入新路的契機，統治者們沒那個覺悟。「機會」不是隨處可見的，需要天時地利人和。倘若清朝統治者意識到過去曾經失去過機會，後來為甚麼在統治力已經日漸其細的時候仍然錯失良機？況且，幾千年培育的土壤已使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習慣於固守的一切，習慣於爭論「夏」「夷」問題。晚清時，郭嵩燾說了幾句西方的好話，便惹來了滿朝文武及在野士大夫的憤怒。卸任回國老家時自巡撫以下的地方官員都「做不為禮」。

那個歲月，據清朝開國的時間已經很遠了，尚且如此，順治時代人們的思想是何種水平，完全可以推測出來。專制帶來的政治利益，也必然使經濟利益附在政治這張皮上，從上到下貪污，腐化且明目張膽。然後惡性循環，無視新的機會，貽誤新的機會，扼殺新的機會。（識貪·十二）